



遊記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詩人哥德的故鄉
佛蘭克福

從紐約城到國際飛機場，是一段艱苦的路程，切不斷的汽車行列都擁擠在這條路上，你簡直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到達。但是我們終於準時的到達機場，搭乘晚八時起飛的環宇航空公司(TWA)的噴射機飛赴倫敦。大西洋兩岸的飛機，因為旅客頻繁，所以裝璜特別講究。機艙內的壁飾，圖案色澤，都予人以清雅悠遠之感。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工業以外，藝術對生活的 중요。爲了慶賀我們這一次橫渡大西洋的壯行，我們每人喝了一小瓶法國香檳酒，代價是美金一元。

我們還沒有能够安靜的入睡，天已經亮了，而且已經到達倫敦機場。從紐約到倫敦的飛行時間只有六小時，但是由於經緯度的不同，紐約尚在午夜初過，倫敦已經早晨八時了。因爲換飛機的原故，在倫敦參觀了墨林氏捲菸機器公司的新工廠，然後搭乘下午五時十五分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的飛機，於二小時後抵達西德的空運交通中心佛蘭克福機場。

在地理上看來，西德是歐洲的心臟，而在航空時代的今日，佛蘭克福則成爲西德的大門。這是一個古

老的城市，又是大詩人哥德的誕生之地。哥德的故居，仍爲無數遊人景仰流連之所。自從十三世紀直到十八世紀，有二十三位皇帝在這裡的教堂裡被各地的諸侯推選爲盟主。這實在是一個充滿歷史紀念的古城。戰時這個城市雖然遭受空前的破壞。但是今日這個曼茵河畔六十五萬人口的大城，已再也看不到戰爭的痕跡。石塊鋪成的寬濶却又彎曲有緻的馬路，高大而維持着德國風味的建築，滿街整齊的衣冠，沉着敏捷的步伐，新的汽車，處處表現出繁榮昇平的氣象。我們住在車站旁的孟諾波耳旅舍。這雖不是一個頂摩登，頂漂亮的旅舍，但是安靜而舒適，交通更是方便。而且是我三年前來時住過的，總有點如晤故人之感。

六月廿三日，距我們離開臺北已經整整一個月。在這短短的一箇月中，我們已經飛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穿過了澳洲和美洲，現在却又來到曼茵河和萊茵河邊。我們乘火車去到萊茵河西的產葡萄酒的中心之一，巴德克魯茲納赫參觀賽士機器廠和馬蒂泥酒廠。在火車上不容易看到萊茵河綺麗的風光，而我們所參觀的酒廠也不是一般所理想中的有着古老的地下酒窖，能够發人思古幽情的酒廠。

不過，在賽士機器廠的地下小酒窖裡，我們嘗到

一些德國的和法國波爾多葡萄酒所製的酒多少領略了一點萊茵河畔酒窖的風光。賽士廠是歷史悠久，專門從事製造酒類過濾機和包裝機的工廠，但是爲了替顧客解決製酒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及研究造酒機的設計和改良，也自己設有化學研究室和酒窖，小規模的從事於製酒。在那清潔而緊湊的小酒窖裡，牆壁上繪有萊茵河葡萄園的景色，我們嘗到好幾種白葡萄酒。在那陰涼幽暗的酒窖裡，使葡萄酒的味道更美了，顏色更光亮了，而異國的友情也減少了一層種族的隔膜。

我們所參觀的葡萄酒廠却是最摩登的，而且不是德國的馬蒂泥是意大利的名酒，這是以白葡萄酒和藥草浸漬製成的。美國最流行的一種鷄尾酒便是以這種酒命名，也叫馬蒂泥，是和杜松子燒酒(也名品酒)加冰塊配成。戰後的西德人，不僅僅滿足於喝啤酒、葡萄酒和燒酒了，他們也喜歡葡萄酒和鷄尾酒。在巴鎮的馬蒂泥酒廠新落成不久，這僅是一所裝瓶廠，從意大利運來的藥料，和意法兩國運來的葡萄酒，在這裡配合，用最新的冷凍方法處理，過濾，然後裝瓶出售。

廠房是最近代化的廠房，酒的處理也是最新的方法，而包裝的機器則是賽士機器廠的出品，這酒也可以說集法德意之大成。在工場最高層設計摩登的酒吧間裡，我們也多嘗了一杯馬蒂泥鷄尾酒。這裡的天氣已經炎熱起來，冰涼的飲料，近代化的環境，風味自然又和賽士的酒窖不同了。

第二天，我們又去佛蘭克福附近的奧芬巴哈城參觀了羅蘭印刷機器廠和一所印刷工廠，羅蘭印刷機是世界聞名的，也是世界通用的。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不同文字的畫報和標貼却是用同一種精密高速的羅蘭印刷機印成的，當我三年前來此參觀的時候，我驚訝於這個工廠所用的精密工作母機之多和規模之龐大，以及工人工作時態度的從容和愉快。但是年後再來，廠房又擴充了，更增添了好多新的自動化多效能的工作母機。終南山上的斧頭柄還沒有爛掉，人間世界却早已改觀了。唯一令人悵然的，是上次熱心領導我們參觀的那位七十高齡的魏希曼老先生已經作古。可憐的老人，他本早可以享受退休林下的悠游生活，但是因爲在東德的財產給共產黨沒收了，不得不爲生活而鼓其餘勇。這位老先生的音容猶恍在目前，可惜我們竟無緣作第二次的晤面。

印刷工廠的規模並不大，完全採用羅蘭印刷機，而且有全副的新式攝影製版設備，這些設備。在有些國家裡還像是瑣羅門王的寶藏，但是在美國和德國(相信其他進步的國家定也一樣)是每個印刷工廠都具備的。我不知道，這家老板那裡物色來的這許多年青漂亮的女孩子在管理機器，人面和印刷品一樣的美麗動人。

佈滿名城古跡的巴伐利亞郡

我們啤酒廠的顧問，霍浦曼博士，從篤特蒙趕來

佛城。商量的結果，把我們在西德參觀的路程略為修改先到中部，以寇琴根和烏茲堡為中心，然後南下經過紐倫堡到慕尼黑，再去西南的斯特加城，然後循萊茵河上溯到海德堡和蒙漢，再回到佛蘭克福去漢堡。這樣我們可以參觀散佈西德各地的啤酒機器廠、工業大學、啤酒學校和研究所以及西德最大的捲菸廠。但是我們原定在化學研究所以及西德最大的捲菸廠。但是我們原定在西德的時間是沒有改變的。

從奧芬巴哈到寇琴根的中途，我們特為在愛石芬堡停留，參觀赫倫啤酒廠。這是這個小鎮上一個規模頗小的啤酒廠，但是糖化鍋却是新按裝不久，從街上便可看到大玻璃窗裡擦得雪亮的大銅鍋子，像是商店櫥窗裡的陳列品一樣。街上的行人可以注意到這個啤酒廠日夜電燈通明在工作。也許，這樣可以使他們更想到啤酒的可愛，是在這樣清潔漂亮的櫥窗裡製造成的。

我們來得正巧，這個小鎮正在慶祝什麼節日，也許就是啤酒節吧，在鎮外就像趕集或者廟會一樣，晚上很是熱鬧，廠裡的酒師很熱心的請我們去參加，並且喝啤酒。集會的地方在河邊，有許多臨時搭成的棚，有許多雜要和賣糖果吃食的小店。赫倫啤酒廠也搭了一座很大的篷帳，擺滿了條桌，供應生啤酒。臺上有穿着皮短褲，帶着插羽毛的寬邊黑呢帽的巴伐利亞樂隊在演奏。這裡可以容納一千以上的遊人。酒師已

旅舍前面的馬路是石塊砌成的，這是歐洲古老城市的特色。馬路中間有一座紀念碑。寇琴根的意義大概和國王有關，也許幾百年前這裡是一個小國國君封藩之所。這裡是西德的中部，這一帶的德國人便叫做佛蘭可尼亞人。佛蘭可尼亞人以聰明勤懇自豪，他們多少有點看輕北部的荷爾斯坦人，西北的威斯特法里亞人，尤其不怎樣看西南部沉默少言的西華賓人，和愛好音樂比較含有浪漫色彩的巴伐利亞人。

霍浦曼博士世居此鎮已經有三百年。他的伯父所開設的亨利霍浦曼機器廠便設在這個鎮外，是以製造啤酒機器著名西德的並為西德製造啤酒機器的四個廠之一，霍浦曼的父親也主持一個翻砂廠，但現在已經退休了，享受着林下的悠游生活，我說是林下，並不是模仿文學上的修辭，而確實是如此。因為霍老先生家中後院裡就是一片果木園。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到他家中喝茶，便坐在屋後的櫻桃樹下。

在前面的近音樂臺的一角留好了位置給我們，每人一大杯啤酒，這個高大直立的有把手的玻璃啤酒杯，正好容納一公升（臺灣大瓶啤酒一瓶半）的啤酒。滿滿的白泡沫，亮晶晶琥珀的顏色，清冷的酒花的香味，多麼吸引人。尤其伴着熱烈的巴伐利亞的樂曲，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的氣氛，和洋溢的異國的友情，而且來的人越來越多了，每個人面前都是啤酒，這時候的啤酒是多麼可愛，而且不再醉人。

篷帳裡還有食物和玩具出售。看着正在火上烤着的肥鷄，真令人饑涎欲滴。一會兒酒師的兩位十四五、五歲的掌上明珠也來了，我們每人吃了半只烤鷄，兩三杯啤酒，女孩子在她爸爸的酒杯裡討啤酒喝。並且買了幾件玩具作為紀念品，才半懷酒意，意興未闌的依依和酒師父女道別。當我們到達寇琴根時，已經午夜後了。

寇琴根在曼茵河流域，烏茲堡的附近，是一個只有一萬八千人口却有一千二百年歷史古老的小鎮。雖然是一個小鎮，但是商店的櫥窗裡和任何西德大都市的商店一樣，陳設得一樣的美麗。很大的玻璃櫥窗內，琳瑯滿目。我們住在一個小旅舍內，也許這裡可以稱為小客棧了，名叫佛蘭克許旅舍，一進門便是飯店，穿過飯店上樓，二、三樓都是旅舍。每個房間每天的租費只有五馬克。這裡沒有男性的侍者，只有一兩個女侍，行李要自己提上樓。但是房間裡清潔整齊，餐廳裡也是一樣。

又讓霍浦博士帶來滿滿一袋櫻桃，我們一直吃到斯特加城才把它吃完。老先生簡直視我如尚不滿三尺的赤子了。

在寇琴根我們參觀了附近的烏茲堡格啤酒廠。這個啤酒廠像一個富有地主的莊院。石築的圍牆，石塊鋪路，極寬大的院落，綠葉成蔭，極深的房屋。啤酒廠設備正在更新，啤酒貯藏在地窖裡，一部份還使用木桶。顯露出極濃厚的鄉村氣味。

星期天的下午，是一個極晴好的天氣，我們告別了這安靜的小鎮，駕車向慕尼黑出發，中途經過紐倫堡小憩。第二次大戰結束，紐倫堡成為世界聞名婦孺咸知的城市，因為德國的戰犯在這裡受審。不但如此，希特勒最興盛的時候，也是以紐倫堡為中心。他在這裡築了一個廣場，想使這個廣場的建築，比古羅馬還要偉大還要振蕩人心。這個廣場現在仍舊存在，面積太大了，多少有點荒蕪的神氣，那寬廣層次的石階上，當年是氣吞牛斗，叱咤風雲的人物立足之地，斜陽照處，現在只成了小兒女們們倚談情的處所。

紐倫堡是一個很大的城市，最高法院一帶建築雄偉而蒼老，林蔭夾道，顯得很清靜，市區中心，則很是熱鬧。西德的城鎮，幾乎每個城鎮各有其特有的型式，街道都彎曲傾斜有緻，建築也不相同，而且到處是寺院古堡歷史陳跡，隨處都令人留戀難捨。紐倫堡城內的古堡是西德幾個有名的古堡之一，居高臨下，靠着堡門外的矮牆可以看到城內的建築。堡內有個圓

形的塔，和一口深不見底的井建在屋內。古堡內有人管理，並且有出售風景畫片、導遊書刊和紀念品的。

從紐倫堡到慕尼黑，公路上風景美麗得很，中途遇到急雨，從山坡上俯瞰林木田園，煙雨中風景更顯得清新美麗。

慕尼黑是巴伐利亞的首府，人口一百萬，為西德的第二大城。這裡的歷史古跡更多，有十二世紀遺留下來的城門，有哥德式建築高聳如塔的市議會。而學校和博物館更是屈指難數。慕尼黑的黑啤酒也是聞名全世界的，市內有可以容納千人以上的啤酒館，大學生、工人都可以以一馬克的代價享受一大鍾啤酒消磨一個夜晚。古色古香，簡單樸素的啤酒店更是到處可見。脆而香的麵包，著名的白色香腸，更增添了啤酒的芳香可口。因此，慕尼黑入喝啤酒要比一般德國人還要多，每年每個人平均喝一百五十公升。

巴伐利亞人歡喜唱歌，歡喜音樂，歡喜跳舞。他們喜歡在帽子上插枝美麗的羽毛，而且在帽邊上點綴很多紀念章，也許是勳章。他們都喜歡穿起舊式的巴伐利亞口袋縫在外面的衣服，或有吊帶的牛皮短褲。這是一個很愉快的民族。

巴伐利亞的菜也很有名，以前我們只知道有肥壯的豬腿，白色的或紅燒的，每個可以有二市斤半重，佐以酸菜和馬鈴薯，調以芥末，佐以啤酒令人有豪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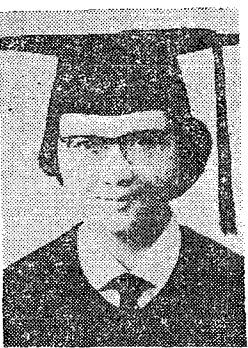
樸爽之感。不知道慕尼黑的麵條才是最鮮美適口的名菜。裝在美麗別緻的磁罐裡用雞肉煨的。也許這種美味太接近中國菜了，使我感到比我國的鷄湯麵更要鮮美精緻得多了。

在一家熱鬧擁擠而且規模很大的啤酒店裡，我們享受了一餐長途跋涉以後精美舒適的晚餐。但是一個多月來的旅途勞頓，而且早起遲眠，使我們顯得風塵滿面。隔座幾個來觀光的意大利人，滿面紅光，最初錯以為我們是日本人。問他們怎麼能知道我們是日本人而不是東方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時，卻又說不出來了。最後有一位却一口認定了我們絕對不是來觀光的。從我們的神情舉止，說話和進餐時的態度，他看出我們是和他的同伴們不一樣的。我們並沒有真心真意，一心一意享受這慕尼黑城市的一切。這位聰明的，從弗勒尼安海邊來的意大利人一眼便把我們的心思看透了。我們有一個重大的使命，沉沉的壓在肩頭。

上期更正

頁行字誤正
38 7 8 妄 妄

交大同學會五十年度 第一期獎學金得獎學生自傳



丘顯哲

我姓丘，名顯哲，廣東人，民國二十六年誕生於廣州。此時正值「七七」事變發生，學國上下，風起雲湧，一致起而抗日。

童年時代的我，隨着父母，跟着政府的遷移而流徙於粵北與湘南一帶。因此，我的小學教育，深受影響。勝利後，重返廣州，畢業於市立小學，繼而考入市立第一中學。未及半載，而大陸沉淪，舉家逃難香港，就讀私立香江中學。至四十年年底來臺，居臺北縣板橋鎮，隨就讀於省立板橋中學初中三年級下學期。畢業時以成績最優，得免試升高中。在高中三年內，因為環境較前安定，我的學業，頗有進步，總平均分數，每年皆在九十分以上，忝列全班之冠，常被派參加校外各種比賽，皆能僥倖不辱使命，因此，頗得老師、同學之關懷和愛護。高中畢業後，鑒於我國科學之落後，乃毅然考入臺南工學院（今之成大）化學工程

系，在良師益友，朝夕薰陶之下，努力研讀，不敢稍懈，曾先後獲得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獎學金二次，旅美僑胞徐氏所捐贈之徐氏獎學金，中國科學人才甄選委員會獎學金各一次，四年學業，得以順利完成，並以第一名之成績畢業，獲得學校之榮譽獎。畢業以後，尚感學識淺薄，以是在父母、師長和同學的鼓勵之下，我又考入臺大化學研究所，再從事高深之研究，以迄於今。

我家父母俱存，有妹二人，弟三人，一共成八口之家。我們姊妹弟六人，分別就讀各級學校，父母負擔極重，加以抗日剿共，顛沛流離，財物盡失，生活至感艱苦。我今日之能僥倖得到大學畢業，且能再讀研究所，實全賴父母含辛茹苦，節衣縮食之栽培；社會人士熱心教育所給予及時之資助；以及師長、同學們鼓勵之所致。今後唯有奮勉向上，俾他日能為國家、社會服務，以報深恩於萬一。

素仰 國立交大為我國著名學府，歷年畢業生，皆能肩負起國家、社會之重任，而且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今茲交大同學會復有獎學金之後，其嘉惠士林，造福人群之功，又豈止身受者感謝已也！